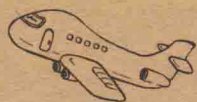


# 时光机

DIY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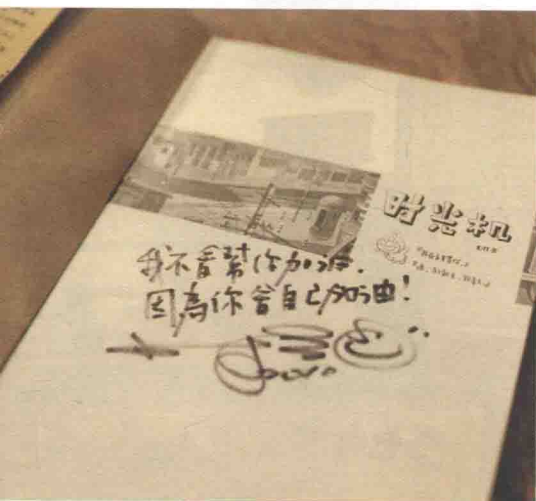


『我在未来等你。』

『嗯，马上去，跟着去。』

用什么来形容时间？  
漫长、短暂、须臾、不朽、  
抽象和神秘。  
听说，由于光的传播需要  
一定的时间，虽然微小得  
就连最精密的仪器都难以  
察觉，可是，确实让坐在  
我对面的你有了几分不同  
寻常的意义。  
是可以「现在」和「过  
去」简易划分的差异。  
我目光拥抱的都是你的曾  
经。而你的现在，我总不  
能提及。





# 时光机

DIT 著



『我在乖乖等你。』

『嗯，马上去，跑去去。』





我们在 宇宙里 做梦、 醒来。

据说大爆炸的时候产生了无数个平行宇宙，在某一个宇宙里存在着你却我没有，在另外一些宇宙里或许只有我而没有你。

# 时光机

DTT

『我在乖乖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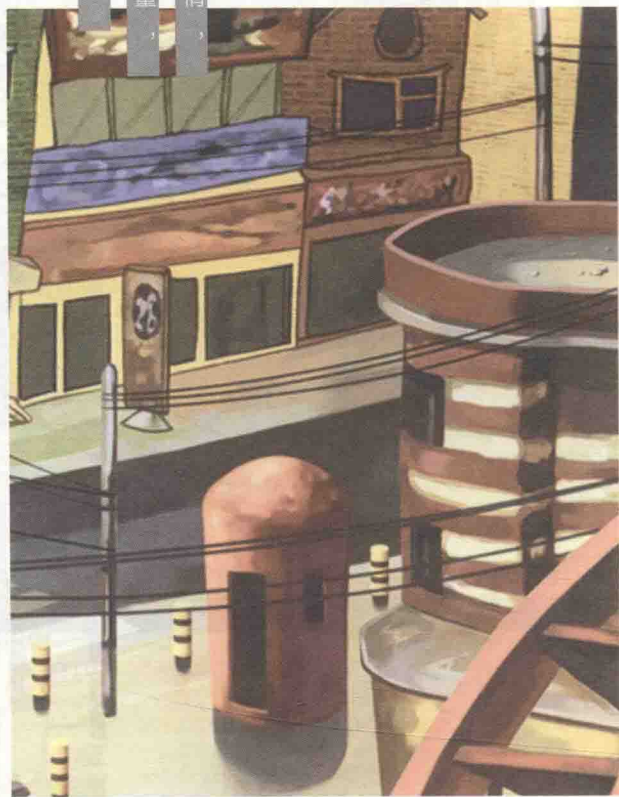
『嗯，马上就去，别着急。』

Time

Mach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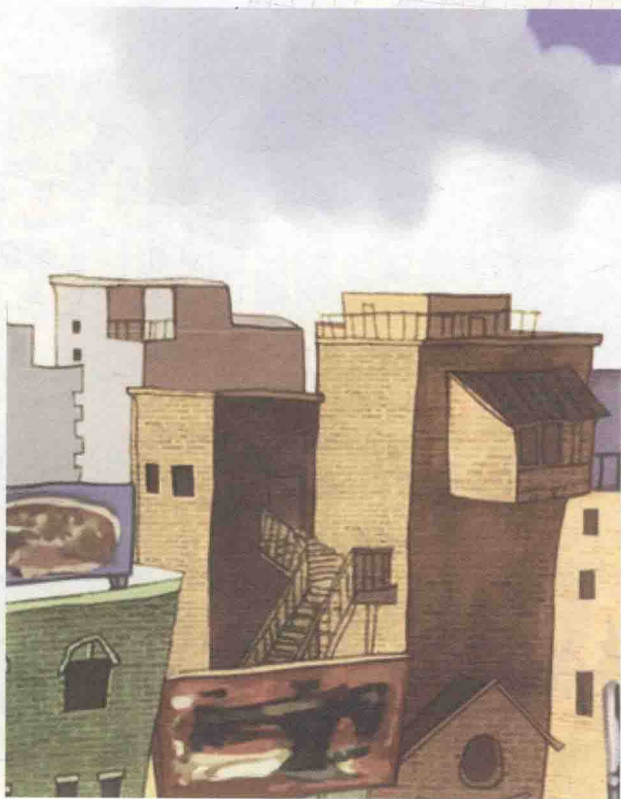
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似乎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获得了更多感性的认同。  
月球上的脚印、  
尼斯湖里的水怪、  
华莱士的人鱼、  
在外太空盘旋的C710和贯穿地心的白蚁，  
它们都在夏文希的世界里，  
确切地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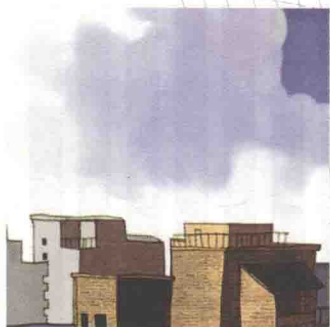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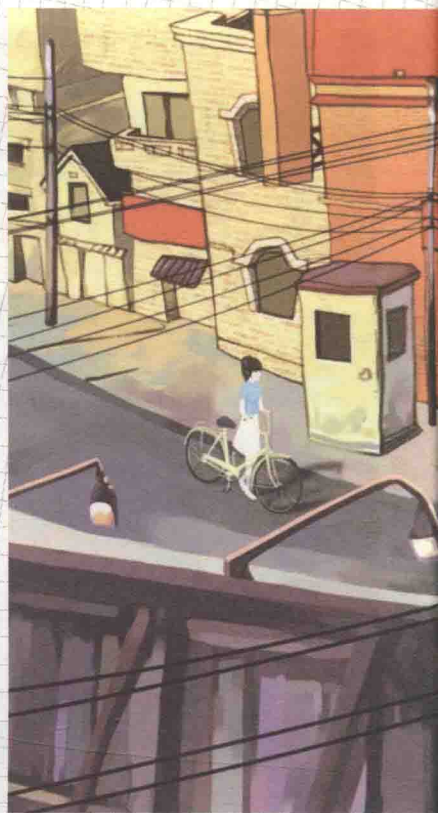
Machine

见不到阳光的植株，  
好像暗恋的心情，  
带着瑰丽又伤感的姿态。





TIME MACHINE



时光机

DTT

『我在这里等你。』

『嗯，马上就去，等着我。』



我目光 拥抱 的 都是 你的 曾经



总是有着十几岁时的浪漫心情，细细说着和课业不相关联的话题，亲密的动作不过是牵在一起的，他的左手和她的右手。全然不是成人世界里扩充出来的复杂，带着点儿肮脏的气息。

那些骤然消失的笔、挂在钥匙扣上的篮球吊饰，还有一些因为太过琐碎和久远，让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TIME MACHINE

{ 序 1 }

# 我不会帮你加油， 因为你会自己加油

2010年，我出版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算是完成了学生时代的一个梦想。在双安商场一楼的大厅，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发布会，用一个寓意“禁锢”的大型鸟笼做了一场装置艺术。与会的除了媒体，便是出版社帮忙找的“托儿”，上台“答记者问”之前，出版社的老板还特意交代隐瞒了我图书编辑的身份，大概是想要维持一个创作者的神秘形象，或者读者更乐于见的是一个寒窗苦写数十载终得出版的故事，这样才跟“梦想”扯得上一些关系。

那天用力过猛的我，打扮成了一个民国女青年，25岁胶原蛋

白充盈的脸，被记者的镜头刻画成一张银盘，歪嘴翻着白眼正在讲述梦想之于我的意义。第二天看到见报的照片，我才知道：“嗯，摄影师对我没有爱。”

细说起来，《时光机》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策划人跟我在作品的表达形式上存在差异。她认为我的作品不够市场化，而我或许没有文艺青年的才华，但文青的通病却一样不落：敏感而骄傲，对自己的文字敝帚自珍，不愿妥协。中间有多少挣扎、纠结和滞碍，略带渲染或许也是一篇热血澎湃的鸡汤文，一个关于坚持、不妥协，终于赢来成功的故事。

时隔多年，我能想起的却是一些略带滑稽的小片段：第一次去上电台节目，由于紧张，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签售会上，朋友们轮流排队营造热烈的假象，一个不知道打哪儿路过的老爷爷居然买了我的书，一度让我暗自揣测他可能看穿了现场的虚假繁荣，只是为了给我一点儿安慰；假装营销人员去网站给自己的书谈广告；走在路上，被路边看车的大叔猛然拦住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其实我并没有上过电视）

或许随着年岁渐长，逐渐明白坚持和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也明白我们见惯的成功者的自白不过是更愿意把成功归因于自我的某类品质，不至于在宿命的洪流里显得过于茫然和无知。从事出版工作很多年，见证并参与创造了一些畅销书的奇迹，虽然积极总结经验，寻找规律，也不得不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境遇里

感叹命运的莫测和神秘。

也许说“成功”有些自夸，毕竟《时光机》只是小小的畅销，也并未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我还是穿淘宝淘来的便宜货，背十几块钱的帆布包，每天步行上下班。初秋的灿烂早晨，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啃多了一个煎蛋的煎饼，喝雀巢的速溶咖啡，看操场上的学生七歪八倒地不肯好好锻炼。

当“五月天”在鸟巢的十万人演唱会上大喊“鸟巢，我们做到了”，多少人因这梦想终于变成现实的巨大狂喜而感动落泪，我却突然想起阿信曾经说过的，每次演唱会结束后，他巨大的虚无和落寞。我有时在想，或许“梦想”本来就不是用来实现的，而像是插在高地的旗帜，赋予渺小人生的意义；或像夜航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给予我们勇气、力量，让人发光。我喜欢那些谈论梦想的眼睛，闪闪发亮。却没人告诉我们，当梦想实现的热浪退去之后，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庸常、平凡。

《蓝色大门》简体版的扉页上写着：三年、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

《时光机》出版至今，六年过去了，我似乎变得没那么敏感，面对初次见面的人也不再慌乱，不再花大半个晚上抄满一本歌词本，不再给我喜欢的歌手写信，演唱会站不满全场，不太苛求奇迹，对星座许愿变得有些随意、懒散，开始关心股票（赔了许多钱），留意房价，关注金融类的分析文章，有点儿害怕体检和看牙。

因为司机绕路而发脾气的时候，转头看见后视镜里因为生气而发皱的脸，发现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大人。

对此，竟然也颇有一些坦然。

也许《时光机》之于我的最大意义，不是一笔可观的稿费，不是被一些人知道、谈论或者喜欢，而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还会有读者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还有高三的学生熬夜读完了写下读后感，还会有朋友在某个城市的咖啡店偶然发现一本被翻旧的封面，给我发来照片。

是主唱大人在扉页写给我的话：我不会帮你加油，因为你会自己加油。

嗯，我会继续加油的。

长成一个不怎么样的大人  
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哭成傻逼的 DTT

2016.12.06

注意，  
这里有关于作者的剧透

您也可以选择  
看完全书再看序

DTT 这个人吧，蛮有意思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长得像浓缩版潘玮柏的男生，跟 DTT 并称新闻系两大手机强盗，几乎所有同学的手机里都有此二人的自拍。那时候，还流行诺基亚、松下等非智能小屏幕直板



或者翻盖手机，相机像素不超过 30 万，没有美图秀秀，更没有柔光双摄，但是他俩自拍那种蜜汁自信的社交微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时他们豪言：“现在收藏我的微笑，将来可能成为你的传家之宝！”什么鬼！然而最近的朋友圈里，伴随着 DTT 最新畅销书《愿所有相遇，都恰逢其时》的走红，真的有人发九宫格晒出了当年的蜜汁自拍，一边晒，还一边强行给自己家女儿灌输“快看这是妈妈的同学，写文章好厉害的”。估计 DTT 想死的心都有了，如果真的有时光机，不知道她会不会想办法阻止年轻时那颗骚动的头，不用留下那么多没用的黑历史。

那个男生呢？谁在乎？要说脑回路清奇，也算是写作的一种天分吧。

后来大家回忆起来，DTT 和花卷最初的相互关注，是在一个夏夜的西瓜大会上，女孩子们聚在最靠近楼道的寝室里讲述那些花季雨季的故事。本人虽然是个伪摇滚，但是追求帅气一向是人生的第一信条，所以当我听到牙尖少女们的夸夸其谈之后，冷冷地泼了一句：“DTT 呀，你这种性格搁在高中时跟我同校，那是要被打的（挖鼻屎）。”之后的一年，我都没发现，她倔强地拒绝同我讲话。转眼到了大二的初夏，嗯，DTT 是个诞生在初夏的双子座，我那个天秤座、八面玲珑的下铺给她发了一条生日祝福短信，我